

生态主体间性的表征:特兰斯特罗默 诗歌的自然意象解读

陈 燕

(云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2)

摘要:特兰斯特罗默主张把自然当作与人一样的主体,反对主客二元对立的哲学立场。他的诗歌蕴含着丰厚的生态主体间性思想,并通过简约、凝练、生动的自然意象表现了人主体和自然主体之间的和谐联系和平等对话,传输着诗人渴望人主体与自然主体的和谐共存,期盼在感悟自然的生命体验中实现精神的自然回归。

关键词:特兰斯特罗默;诗歌;生态主体间性;自然意象;人主体;自然主体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2)04-0110-03

Representation of Eco-Intersubjectivity: Interpretation of Natural Images in Tranströmer's Poetry

CHEN Y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Yunnan Kunming 650092, China)

Abstract: Tranströmer's poetry is rich in ideas of eco-intersubjectivity and opposes the philosophical stance of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Tranströmer regards both man and nature as subject and advocates the harmonious connection and equal dialogu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His ideas of eco-intersubjectivity find expression in the natural images of his poetry with rich implications, and convey his desire for the coexistence of man and nature both as subject and his expectation for a spiritual return to nature with a really enjoyable life experience in nature as well as a criticism of anthropocentrism and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Key words: Tomas Tranströmer; poetry; eco-intersubjectivity; natural image; man-subjectivity; nature-subjectivity

瑞典著名诗人特兰斯特罗默(Tomas Tranströmer, 1931—)被誉为当代欧洲诗坛最杰出的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大师之一,2011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特兰斯特罗默最独特的才能是对诗之意象的独特奥秘的把握。诺贝尔评奖委员会认为他的作品通过凝练、透彻的意象为人们提供了通向现实的新途径。特兰斯特罗默诗歌的第一个中译者北岛认为特兰斯特罗默的意象诡异而辉煌,其音调是独一无二的。直接从瑞典文翻译特兰斯特罗默诗歌的译者李笠认为,特兰斯特罗默诗歌的最主要特点是“突兀的意象”,这些意象来自诗人的奇思妙想,永远那么精准,具有不可置疑的说服力。“自然”是特兰斯特罗默诗歌的一个常见主题,其意象寓意丰富、风格简朴。本文以特兰斯特罗默诗歌中的自然意象为中心,探讨其诗歌所表征的生态主体间性内涵。

一、“生态主体间性”的界定

生态批评是20世纪80年代逐渐形成的一种文学批评范式。美国生态批评家格罗特费尔蒂曾把生

态批评定义为“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批评。”^[1]它以生态整体主义为基本指导思想,揭示文学作品所蕴含的生态思想,揭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探索文学的生态审美和生态的艺术表现。它既可以是对生态文学的批评,也可以是从生态的视角对所有文学的批评,而生态主体间性原则构成生态批评的核心原则。国内生态批评学者王诺将生态主体间性原则(也称为交互主体性)定义为:“在整体性原则之下的、同时承认并张扬自然主体和人主体、并特别强调这两类主体之间的联系的关联性原则。”^[2]生态主体间性思想不同于以认识论为基础的主体性哲学,因为后者是一种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观念,强调人作为认识主体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把自然当作客体、当作征服和索取的对象。生态主体间性思想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因为人类主宰或者征服自然会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和人类生存危机。自胡塞尔提出主体间性概念以来,海德格尔提出了“共在”思想,伽达默尔提出了对话和视界融合的理论,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理论。

收稿日期:2012-02-20

作者简介:陈燕(1978—),女,云南普洱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英语文学研究。

这些思想都帮助发展了主体间性理论。^[3] 主体间性是在主体和主体的交往中形成的主体间或主体际关系,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联系性、同一性。它批驳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承认万物皆有其价值和生存发展的权力,倡导主体与主体平等对话、和谐交往,主张构建主体间权利平等、互相尊重、和谐自由的关系。破除了人类中心和二元论之后,生态批评将整体性原则和主体间性(交互主体性)原则作为自己的核心原则。生态批评家认为,人主体与自然主体之间的关系就是交互主体性关系,即主体间性关系。只有在人意识到自然物作为自立的个体而不是人的对应物、象征体或喻体,即表现人的工具,意识到它们在生态系统中占据着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位置,进而以人类个体的身份与非人类的个体进行平等的交往,人与自然的交互主体性才能真正实现。^[2] 在特兰斯特罗默诗歌中,其自然意象蕴含着丰厚的生态主体间性思想。

二、特兰斯特罗默诗歌中自然意象 表征的生态主体间性思想

特兰斯特罗默拒绝建立在主客二元对立基础上的主体性哲学,因为该哲学以人类中心主义为立论基础,认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类是万物之冠,自然是人类征服和索取的对象,使人站到了自然的对立面。特兰斯特罗默窥破了现代文明貌似繁荣景象背后的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和人类日益凸显的生存危机,批判了现代工业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正是由于现代工业的发展,“韦尔瓦的天色正在转暗:煤烟覆盖的棕榈树/火车汽笛正在惊起/银白色的蝙蝠……”^{[4]①},人类曾经诗意的生活状态被“蓝天那单调的引擎的嗡嗡声震耳欲聋。/我们生活在这震颤的工地上/海洋深处在这里可以突然开启——/贝壳与电话嘶嘶做响”的景象所取代。在《自1966年冰雪融化时》中,特兰斯特罗默用“桥梁”隐喻现代工业文明使人类的生活从宁静惬意走向了无生趣的历程。“前行的前行的水;咆哮着;古老的催眠。/河流淹没汽车公墓,在/面具后面闪耀。/我紧紧抓住桥梁栏杆。/桥梁:一只驶过死亡的巨大铁鸟。”这首短诗的第一句向人们展示的是一幅自然的写照——潺潺的流水在欢腾,人们享有宁静的生活和温馨的睡眠,然而“河流淹没汽车公墓,在/面具后面闪耀”暗示出不祥之兆,接下来“桥梁:一只驶过死亡的巨大铁鸟。”桥梁是人类工业文明的象征这里竟意味着死亡。全诗从欢腾的流水到冰冷的铁桥,从远古到现代,从和平到死亡,从从容到急促,然后戛然而止。而在《正午的冰雪融化》、《诗十七首》等作品中,诗人痛斥作为人类社会象征的工业和城市文明,以及导致人类与自然渐渐疏离的文化。

“那在噪音边缘屈膝行礼的喷气式飞机/使大地上的沉寂甚至更加激烈”(《正午的冰雪融化》),以至于“人类社会那幽暗的船壳越飘越远”(《在压力下》),“一个人再次放弃了沉重的城市/那贪婪的石头圈子”(《写给梭罗的五个诗节》);“而文化是一处鲸鱼加工场/陌生人在那里行走于白色的/山墙、游戏着的孩子中间,并且/他依然随着每一次呼吸感到/那被谋杀的巨人的出现。”(《挽歌》)文化在这里被比喻为“鲸鱼加工场”,是蹂躏和残害“巨人”即自然的凶手。

特兰斯特罗默的诗歌也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进行了批判。如在《金色黄蜂》一诗中,诗人表达了对微小生物的态度:“慢断肢蜥那无腿的蜥蜴沿着门廊阶梯滑行/平静而又威严得就像一条森蚺,只是尺寸不同。/天空布满云,但太阳投射而出。日子就是这样。/这个早晨我所钟爱的女人赶走邪恶的精灵。”诗人并未小看这条无腿的蜥蜴,而是把它当作和人类具有同等地位的生灵来看待,觉得蜥蜴有某种威慑力,赞扬它顽强的意志力和生命力。“当你打开南面某处的一间黑暗棚屋的门/光芒倾进来/蟑螂疾奔到角落里爬上墙壁/消失——你看见它们又没有看见它们——/因此她的赤裸使魔鬼逃离。/仿佛它们从未存在过。/但它们会回来……”这首诗说出了诗人的心声:所有的自然物都是宇宙中独立的个体,他们通过自己独特的方式让别的生物意识到自己的存在。

特兰斯特罗默的诗歌表征着丰厚的生态主体间性思想,因为该思想消除了主客二元对立,主张把自然当作与人一样的主体,而不是当作异己的客体,鼓励建立自由、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放逐了传统的唯一主体具有主宰力的思想。特兰斯特罗默对非人类生命和其主体性有自己的理解,并不把自然看作死寂的客体。在他的笔下,花草树木、鸟兽虫鱼、江河小溪都充满了生命的灵性。他诗中的海鸥“喝醉,在激流上飞走”,星座“在厩棚里跺脚走动”,日落“像一只狐狸匍匐爬过这个国度”,石头在“空气中缄默”,大地“喝醉的时候,只留下一片退缩的云”,露水“喃喃低语到早晨”,狗吠是“涂在花园上空的形象文字”,房舍“醒着,想要喝水”……正是由于特兰斯特罗默从内心深处把自然物看作有生命的主体,赋予它们思想和情感,才能与之发生感应,产生交流。在《从山上》一诗中,诗人这样写道:“我站在山上眺望海湾那边。/小船歇靠在夏天的表面上。/‘我们是梦游者。月亮漂浮。’/白帆如是说。/‘我们溜过一幢沉睡的房子。/我们轻轻打开门。/我们倾向自由。’白帆如是说……”这首诗恰好与主体间性的生态审美观相契合:自然物有生命

①本文引用的诗歌译文来自董继平所译的《特兰斯特罗默诗选》,参见文后参考文献[4]。

和灵性,是能与人交往、对话的平等主体。人与自然万物的平等交往和对话包括物质实体、精神向度、语言以及其他形式。在这首诗里,诗人与白帆的交往是精神向度的,是诗人对自然物采取心灵感悟和同体通感的方式。这源于华兹华斯的思想:“人的思想是自然的一部分。”^[5]诗人在自然中与“白帆”产生心灵的互动,感悟“白帆”的思想,解读“白帆”的渴望。诗人“和他周围的物体是互相作用的,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包含痛苦和快乐的无限的复杂的整体。”^[5]

在《巴德隆达的夜莺》一诗中,特兰斯特罗默唱道:“夜莺的声音没有颤向一边就响起,它如同黎明的鸡鸣一样透彻,但美丽而又自由于空虚。我在囚禁中而它来访。我在生病而它来访。我那时未留意它,但现在却留意。时间从太阳和月亮上面奔流而下,注入滴答致谢的钟里……”该意象顿时让人觉得夜莺和诗人之间有一种亲情、一种相濡以沫的温暖,仿佛夜莺与诗人的生命中存在着彼此生命的影子。这首诗可以被看作是对生态主体间性的一次形象化的阐释,同时也表达了自然万物皆有灵性的观点。

《在工作的边缘》一诗中有这样温馨的诗句:“在工作的中心/我们强烈渴望野生绿色草木,/渴望荒野本身,它仅仅被/电话线那稀薄的文明所穿透。/闲散的月亮以它的体积和重量/围绕行星的工作。——那就是他们需要它运行的/方式。当我们走在回家的路上,地面竖起它的耳朵。/地下透过草叶谛听我们……”该诗召唤奔波忙碌的现代人,呼唤体悟生命,亲近自然。因为回归自然会使人发现大自然的运行规律与人生相似,人们的喜怒哀乐都可以寄情于自然,在主体交互之间、物我交感之中,草木、月亮、行星等自然物主体变得十分体贴可人,万物在诗人眼里皆是可爱可亲的主体。虽然身感疲惫和孤寂,诗人却因为有些自然物伴随身边而感到欣慰,心灵得到净化和抚慰,于是产生逃离文明,回归“荒野”的渴望。因为只有将自己融入自然,才能感到“凉爽的轻风穿过我的衬衣而摸索我的心”,才能看到“苹果树和樱桃树,它们对所罗门默默微笑/它们在我的隧道里开花”,才能感受它们的存在,“我需要它们/去想起而不是去忘记”。

在《正午的冰雪融化》一诗中,诗人描写了人与自然物和谐共处、愉快交流的生动场面。“早晨的空气投递它那带有发光的邮票的信件。/积雪闪耀,所有重负都变得轻松——一公斤只有七百克重。/太阳高高的在冰上面,翱翔在又暖又冷的地点上。/风轻柔地吹出来,仿佛推动着一辆童车。/……积雪上的木头的一种静物使我沉思。我问它们:‘你们继续走向我的童年吗?’它们回答:‘是的’。/在矮树林中间有一阵新的语言的词语的喃喃声:/元音是

蓝天而辅音是黑色嫩枝,那言语轻柔于积雪上……”诗人在这首诗中把不同生命主体的声音、姿态、行动和力量生动地表现出来,呈现出众多灵性主体欢聚一堂、和谐共舞的情景,仿佛这些自然物已融入诗人的生命。这是诗人与自然的主体间性的庆典。

特兰斯特罗默认为,人类的现代文明因物欲化而脱离人性,因此回归自然应该是人性的自然回归,人类应该在与自然的融合中体验生命,同时也只有把自然当作与自己一样的主体而不是异己的客体、征服和索取的对象,才能建立自由、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诗人赞同人与自然互相依存,是天然地被联系在一起的两个交互性主体,而“诗歌、人类思想和自然界经常是联结在一起的,是我们内心生活和外在生活的一部分,是一种可以把现实中毫无关联的不同部分联成一个整体的力量。”^[6]

三、结 语

诗人特兰斯特罗默用真实的、感性的心灵语言表征了他对自然和生命存在的感悟,并通过简约、凝练、生动的自然意象表现了人主体和自然主体之间的交互主体关系以及人与非人声音之间的和谐交往和平等对话。在和自然主体的交往中,诗人始终将自然物看成独立的主体,而不是自己思想情感的对应物或是表达自己的工具。诗人将自己的生活和思想融入自然,在与自然主体的交往中体验生命、感悟自然,成功地表征和诠释了人和自然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特兰斯特罗默的诗歌蕴含着建立在主体间性哲学基础上的深邃的生态美学思想: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是一个互相关联的有机整体,人类只有把自然万物当作与自己具有同等价值的主体,尊重自然、爱护自然、构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谐平等的关系,才能最终实现审美化生存和诗意栖居。

〔参考文献〕

- [1] GLOTFELTY C, FROMM H.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 [M].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 [2] 王诺. 欧美生态批评[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8: 127-129.
- [3] 杨春时. 论生态美学的主体间性[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1): 115-117.
- [4] 特兰斯特罗默. 特兰斯特罗默诗选[M]. 董继平, 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
- [5] WORDSWORTH W. “Pleasure”, In The Green Studies Reader, from Romanticism to Ecocriticism[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19-20.
- [6] 李美华. 英国生态文学[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8: 78.